

兩般殊雨菴隨筆

掃葉山房  
石印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目錄

黃孝子

屈戌

趙南星硯

李西齋

祭文

池塘生春草

勝朝奢靡

紈袴

詩傍門戶

在璞堂老人

京師黎園

銀杯

理學偏僻

青躬道人

仔

碧城仙館詩

頻羅庵主

作詩取法

枕代頭

張詡庵

懲矯

痘疹

侮聖非賢

荆釵記祭文

青芙蓉閣詩

丞相衙衙

漱玉斷腸詞

背蘇州

拍曲几

密蓄薇

補子

病詩輓聯

荔支

端午

顧受笙

南梁北孔

盧溝橋

陳眉公

墨派濫調

詩求新異

崔紅葉

老先生

五官並用

閨秀

謝道韞

柳如是

黃子未

蕉葉

絕唱

乩示闈題

洋錢

恥認祖宗

詆毀東坡

海忠介

老少同榜

黃石齋斷碑硯

集虛

酒樹糖樹

瓶水齋詩

梧桐

子同生

閨秀詩

詼諧本色

宋玉

小救駕

蘇芷香

十些

葛秋生

致趙秋舲書

祈夢

麻蛋燒豬

鈔法

哲那環

字音假借

象牙

釣臺詩

絕人太甚

割裂題

詩學太白

荆軻詩

異物

武成

青州從事

物性

武人口吻

巖牆

騙

諸葛鍋

龜魚佩

威德入人心

曲詞取士

紙月

虛字入詩

胡旦

詩用俗稱呼

疊句單傳

享國之久

晝寢

校人

下官

辨名非字

易安詞

闕門跨閭

汗青殺青

小縣少古蹟

急語成話柄

短小人詞

名姓在五十筆外

毒樂庫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黃孝子

仁和黃小松司馬。易尊人。松石處士。樹穀孝子也。父歿于保定。處士走數千里。函骨以歸。沙石穿麻。韃血痕縷縷。有負骸圖詩云。負骸孤走保陽城。日日愁霖淚雨傾。只有父魂兒命在。夜來同宿畫同行。其先人官少參者。人呼黃佛兒。處士詩云。為展松楸到梵村。墓門華表百年存。白頭老嫗遙相指。黃佛兒家七世孫。處士工鐵筆。小松司馬繼其學。

屈戌

窗門之鈎。舊名屈戌。程十然丈曰。戌字當作戍字。戍有守義。屈戌者屈鐵以為守也。趙秋舫同年云。尤西堂詞中曾以戌字押入。遇韻則訓戍為戍。前人已言之矣。

趙南星硯

余幼時曾見有人持一硯來。上鐫趙忠毅公款識。有銘云。東方未明。太白睽睽。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揭大閤。事成銘汝功。不成同汝貶。當時草劾璫疏。蓋用此硯也。

李西齋

李西齋。名堂。字允升。錢唐布衣。為詞酷摹白石。著有梅邊笛譜二卷。篷窗翦燭集二卷。久已膾炙人口矣。詩不常作。然閒亦一吟。晚年貧無立錫。逃於麴蘖。道光辛卯。以病歿。汪小米中翰彙其所作冬榮草堂詩。序而刊之。五言如秋日園居雜興云。苔涼無鳥下。水淨見魚行。胡眉峰。朱閣泉。徐西澗。登

吳山大觀臺遠眺云。雲陰含雨過。江氣逼人清。北郭晚眺云。客驚秋信早。老受夕陽遲。曉過南湖云。岸轉入高柳。湖寬無近峯。七言如寒食前四日湖上看桃花云。柳綠烟岸綠。沈樹花擁春。山紅過湖。懷湯典三客。白下云。綠漲鴨頭三月浪。青橫驢背六朝山。呈吳穀人祭酒云。廿年宦橐新詩本。一領朝衫舊酒痕。渡鄱陽湖云。箴帆出沒樹中樹。沙岸界畫湖外湖。張文獻公祠云。手錄方呈金鏡去。容華已選玉環來。皆清麗可誦。王蘭泉司寇祖嘗題其詩云。吳下沙維杓。張岡蹟已陳。蘭坻方薰石瓠翁春亦前塵。西冷又見西齋出。始信風騷在逸民。其為前輩推許如此。

### 祭文

祭文之簡。古者宋李觀祭歐陽太夫人文云。孟軻亞聖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陸放翁祭朱公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髮。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趙介如祭賈似道文云。嗚乎。履齋死。循死于宗申。吳丞相潛先生死。閩死于虎臣。哀哉尚饗。明武宗祭靳閣老文云。朕在東宮。先生為傅。朕登大寶。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哀哉尚饗。此數篇。記十五歲時。隨長輩葛嶺掃墓。先伯祖諫庵公。在湖舫述示。且訓之云。聞汝師述汝作文。動輒千言。少年舉筆。固以充沛為主。然不可不知凝鍊之法。偶舉數則。可以隅反。今追思往訓。而敬述之。如此。

### 池塘生春草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李元膺則曰。余反覆觀此句。未見有過人處。

而譽之盛者。則又以為妙處不可言傳。其實皆門外語也。案陶禽集云。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卧病對空牀。衾枕昧節侯。乃其根也。塞幃暫窺明。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池塘生春草。知卧病前所未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此評自是確論。若吟窗雜錄謂靈運因此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之。權文公評之云。池塘者泉州瀦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齟風所紀一蟲鳴。則一侯變。今日變鳴禽。是侯將改也。夫鍛鍊周內以入人罪。亦復何所不可。若以之論詩。則入魔道矣。

### 勝朝奢靡

嚴分宜父子擅權。賄賂充斥。然考天水冰山錄所載。籍沒之數。僅黃金三萬兩。白銀二百餘萬兩而已。考劉瑾之籍也。銀七千萬兩。朱綜之籍也。銀五千萬兩。魏忠賢之籍也。銀三千萬兩。並見徐樹丕識小錄。則閹寺之貪婪。更百倍于宰執。累朝剝削。末造之貧。兆于此矣。恭讀聖祖仁皇帝上諭。言明崇禎時。後宮花粉之資。每歲開支至七百餘萬兩。則其他之奢靡可知矣。思陵崇尚節儉。而積習相沿。猶復如此。國家安得不民窮財盡耶。

### 紈袴

晉帝見歉歲民飢。謂左右曰。何不食肉糜。遼主見道上餓夫。謂左右曰。何不食乾腊。千古庸闇。如出一轍。宋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啖米。試問米從何出。一人曰。從白子裏出。京大笑。又一人曰。不然。我見從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也。紈袴不辨菽麥。往往如此。

詩傍門戶

吳脩齡園鑪詩話云。今人作詩。動稱盛唐。曾在蘇州見一家舉殯。其銘旌云。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申公間壁荳腐店王阿奶之靈柩。可以移贈諸公。此雖虐謔。然依人門戶者。可以戒矣。

在璞堂老人

仁和方芷齋夫人。芳佩。勤儉公汪芍坡中丞新之繼室也。工詩文。有知人鑒。乃翁相攸時。攜文二首。一為吳頤雲修撰。其一則芍坡中丞也。展轉不能決。以示夫人。時吳方諸生。汪猶布衣也。夫人閱吳作。曰。是當早發。然英華太露。誠恐不壽。閱汪作。曰。此大器也。然須晚成。翁遂舍吳而議汪。後吳果大魁。官位不顯。且未享遐齡。汪則敷歷中外。階至一品。夫人生一子二女。富貴壽考。今則孫階之蘭玉森森矣。余為夫人之再從彌甥。幼時得侍聲教。言論揮霍。旁若無人。晚年尤喜作擘窠大字。筆力出入襄陽。一洗脂粉氣象。嘉慶丁卯。山舟學士重宴鹿鳴賦詩四章。和者不下百餘人。夫人時年八十。和詩三章。評者以為諸人皆勿能及。夫人享年八十二歲。有在璞堂稿行世。夫人媳王氏名德宜。松江人。亦工詩。侍夫人日。屢有唱和。夫人既歿。家政一委之姬妾。日則彈琴詠詩。焚香禮佛而已。著語鳳巢詩稿。記其金陵詩二句云。嗚鳥猶呼奈何帝。今人尚說莫愁湖。跌宕之致。可以想見矣。

京師梨園

京師梨園四大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其次之則曰重慶。曰金鈺。曰嵩祝。余壬午年初至京。當過密八音之際。未得耳聆目賞。次年春始獲縱觀。色藝之精。爭妍奪媚。然余逢場竿木。未能一一搜

奇也。丙戌入都。寓近彼處。閒居無事。時復觀之。四班名噪已久。選才自是出人頭地。即三班中亦各有傑出之人。擅場之技。未可以檜下目之。此外尚有集芳一部。專唱崑曲。以笙璈初集。未及排入各園。其他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節既異。裝束迥殊。無足取焉。表弟蘇蔚生。雅有今樂之好。取自四喜以下七班。某日至某園。一月之中。周而復始。譜為小錄一編。界以烏絲之闌。裝以紅錦之裏。題其簽曰。燕臺樂部。分日下梨園錄。而屬余為之序。云。首善繁華之地。太平歌舞之時。幾處旗亭。能謳水調。誰家簫鼓。不按涼州。既紙醉以金迷。復花交而錦錯。樓臺十二。一時捲上珠簾。裙屐三千。幾箇偷來鐵笛。固已猜疑長樂。彷彿廣寒矣。爰有家居浙水人。號斜川。愛當定子之筵。履顧周郎之曲。衫裳倜儻。襟袖溫存。每當燈酒良宵。春秋佳日。今雨舊雨。無花有花。未嘗不高倚闌干。俯臨珠玉。評量粉黛。環肥燕秀之間。品藻冠裳。賈佞江忠之列。紅牙拍去。青眼搜來。莫不采非無遺。存花有萃。爰集都下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重慶。金鈺。嵩祝。分隸七部。合彙一編。排如春水魚鱗。準遞年年之信。序似秋風雁翅。不衍月月之期。其間粉墨登場。丹青變相。銅琶鐵板。大江東高調凌雲。翠繞珠圍。小海唱低歌醉月。選聲選色。取貌取神。宜喜宜嗔。可歌可泣。于是按圖集錦。照譜徵花。看來欲徧長安佳處。爭傳日下。羣仙簇綵。大羅自有因緣。一佛拈花。下界都來供養。亦足徧邀袍澤。同聽霓裳也已。其他舞綵之行。尚有集芳之部。然而此曲只應天上。序班未徧人間。不隸梨園。難歸菊部。愛已同于割玉。情匪類于遺珠。至若趙北新音。秦西變調。仰天撫缶。但唱鳴鳴。叩地繁絃。惟聞艾艾。已同檜下。概比鄭聲。凡此旁搜。俱不贅列。願或者恨擷芳玉籍。未識雛鶯乳燕之名。采豔金臺。不書董袖鄂香。



之事。豈知酒闌燈燭。茶熟香溫。但陳玉筍之新編。不類蕪蘭之小譜。然而三年宋玉。好色雖異于登徒。十五王昌。薄倖迴殊乎崔灑。使僅闌凭儂袖。亦知眼過烟雲。倘教釵挂臣冠。未必心同木石。而茲者寄情絲竹。用佐琴樽。聊寄娛耳之資。不斂銷魂之事云爾。

### 銀杯

孫雨人學博。同元家藏宮僚雅集酒器。以白金作盃。盃如梅花形。重二十八兩有奇。外界烏絲。內鑄諸公姓氏。名號爵里于底。以量之大小分屬焉。首湯潛庵。斌河南睢州人。次沈繹堂。荃江南華亭人。次郭快圃。茶直隸清苑人。次王昊廬。澤宏湖北黃岡人。次耿逸庵。介河南登封人。次田子湄。喜霽山西代州人。次張孰復。英安徽桐城人。次李山公。錄予順天大興人。次朱即山。阜浙江山陰人。次王阮亭。士稹山東新城人。共計十事。

### 理學偏僻

王荆公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六經。程伊川以資治通鑑為玩物喪志。禁人勿習。講理學者偏僻。往往如此。

### 青躬道人

仁和王健庵先生。隨園老人之甥也。家貧以諸生老。能詩。格不求高。而專事精潔。偶成云。蘿添老樹衰時葉。雲補青山缺處峰。自遣云。妻兼婢事休嫌嬾。女比兒柔不厭多。詠鼠云。怪它兩眼小于漆。長看世人夢未醒。頗得元人風味。晚年自號青躬道人。或問其故。曰無米無穴。精窮而已。其風趣如此。

仔

粵俗呼泥腿曰濫仔。呼幼穉曰小仔。呼幼女曰柳陰仔。呼使女曰美仔。呼十歲內男女曰顛門仔。呼紈袴曰阿官仔。案仔即崽字音宰。水經注云。變童卅女。弱年崽子。是其所本。至北人則以為罵詈之詞。與羔子蹠子等矣。

碧城仙館詩

陳雲伯大令碧城仙館詩。是其少作。皆香奩側艷之詞。後刻頤道堂全集。大半刪去。猶記其無題二句云。七十死。央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余幼時酷愛誦之。

頻羅庵主

釋氏呼木瓜曰頻羅。吾家堂前有一株。蓋前代樹也。山舟學士。因自號頻羅庵主。公性淡榮利。且自以鯁介不諧于俗。丁艱後。遂引疾不出。乾隆二十五年。○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駕次。○上願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痊。祝。○聖母萬壽後。即回籍。時太僕陳向山先生。與公同列。退而詫謂公曰。頃。○上方嚮用。何自退若是。公曰。實有足疾。何敢欺也。時陳以。○恩重不得乞身。故送公之行。有句云。莫怪老羸慵折柳。對君慙汗出如漿。紀實也。五十五年祝。○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必謁時相者。公毅然不顧。即日出都。家居賦答友二首云。卅年蒲柳早衰蕪。壯不如人况老乎。苦筍硬差良有願。葫蘆依樣已難摹。休言報。○國文章在。只合投閒草木俱。物不答施天地大。始節慚負是頑軀。北望。○君門首重回。一門三世荷。○栽培。臣心不似卷施草。天意須憐擁腫材。絮已

沾泥飛不起。豆和灰冷爆難開。他生願作銜環雀。再上觚棱高處來。公平居儉於自奉。一冠數十年。不易生平不好內。不喜飲宴。故隨園老人贈詩。有一飯矜嚴常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之句。不為人祝壽。壬子七十誕辰。設凶具于門以謝客。故自述詩有云。老夫自祝飛光酒。一具桐棺萬楮錢。道其實也。嘉慶十六年冬。公患髮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其句云。萬里烟雲開瘴戶。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因自號新吾長翁。九十誕辰。張岐山問萊壽聯云。人近百年猶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孫。人賞其工。公配汪恭人。長公一歲。先公二年卒。公輓聯云。一百年彈指光陰。天胡靳此。九十載齊眉夫婦。我獨何堪。公以嘉慶乙亥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歿前數日。手書訃稿。遺命不治喪。不刻行狀。同里眾紳士輓聯云。采殿奉絲綸。四百紙述事記言。史館猶傳大手筆。明湖思俎豆。九十載清風儂德。邦人長想古衣冠。大吏以公品望。矜式士民。題請從祀鄉賢。得旨俞允。入祠之日。傾城會送。前此無其盛也。

### 作詩取法

駕部許周生先生嘗語余云。孔子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近人作詩。溫柔者多。敦厚者少。至哉斯言。又聞之先輩云。凡押啞韻而能響者。其人必貴。押險韻而能穩者。其人必夷。亦是名論。

### 枕代頭

明熊經略廷弼既逮入獄。其卧處有一藤枕。每晚人靜禮北斗。則取此枕焚香供焉。已而刑有日。神色不變。就刃時。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空無所有。惟見一藤枕。大駭。相戒勿洩。亟報

魏闥大索不得。遂秘其事。而九邊所傳之首。實非經略真顛也。此事甚新。見始甯陳氏秋曹日錄。

### 張訥庵

張訥庵又姓韓。甘肅人。狀貌修偉。膂力絕人。遨遊江浙間。每來西湖。則必寓余家之葛林園。一肩行李。無儻從。善飲。啖。斗酒。彘肩。未嘗告飽。蔬菜脫粟。未嘗苦飢。所識多兩江知名士。與之談。迷宋元明季事甚悉。至本朝掌故。則某年奉某。○上諭行某事。某官治某省。捐益某政。元元本本。纖鉅靡遺。尤好談兵。酒酣以往。言年岳西征事。鬚眉俱躍躍也。一日忽來別。曰。家有老母。年逾九十。書來趣歸。行有日矣。問何不早歸。曰。實不相隱。某少年亡命。浪跡江湖。今時移勢易。仇家物化。無批根者。願及未填溝壑。至父母邦。而首邱焉。遂徧別所知而去。去年已七十餘。今不知尚存否也。

### 懲矯

雍正間。學使某公。以清厲自矜。一日有業師來求攸助。以清貧辭。師勸之。某公具以入告。○上惡之。傳○旨申飭。命藩庫扣學政養廉銀五百兩。與其師。天下快之。

### 痘疹

痘疹。李時珍以為始于馬伏波。征武溪蠻。染此疾歸。名曰虜瘡。不名痘也。文苑英華。莆田黃滔陳先生集序云。陳黯幼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見清源牧。時面豆新愈。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詠之。黯應聲曰。玳瑁應難配。斑犀定不加。天憐未端整。滿面與裝花。此尚詠豆痂。非面麻也。舊有新婚詞云。高捲珠簾明點燭。請教菩薩看麻。胡近又有人句云。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亂加圈。則竟詠面

麻矣。

侮聖非賢

王莽處處比周公。王安石事事學周禮。王莽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王安石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可憐周公孔子。千古為兩箇姓。王人薨慳。又宋高熙中監察御史陳賈。奏理學欺世盜名。乞加擯斥。太學諸生為之語云。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從來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荆釵記祭文

荆釵記傳奇。王十朋祭江。其祭文云。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妻阿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按此詞亦有所本。孫季昭示兒編云。北朝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因自撰云。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堆雪。桃園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宣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時仁宗深喜其敏速。案此詞浮艷輕佻。施之君后。失體已甚。烏可為訓。錢竹汀宮詹云。大年死于天禧四年。其時仁宗未即位也。章獻之崩。大年死已久矣。則其為妾巷不經之談無疑。

青芙蓉閣

桐鄉陸杉石太守元鑑所著也。詠史之作最擅長。弔史閣部云。父老尚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官。弔蔡中郎云。幽囚未肯寬司馬。直筆何堪失董狐。邯鄲道中云。間道何年歸白璧。游仙有客夢黃梁。詠汾陽王云。世望中興無此速。天私奇福到公全。長安懷古云。一代亂源方鎮表。千秋法鑿寺人詩。

詠狄梁公云。淫鬼千年求食少。公門一代得人多。馬伏波祠云。粵國戰功橫海大。漢廷家法寡恩多。宏詞肅括。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 丞相衙術

京師繩匠胡同。又名丞相胡同。嚴分宜之賜第在焉。毗連半截胡同。中有一宅。舊為海昌查小山所居。今歸吾鄉大銀臺姚公亮府。祖同宅內聽雨樓者。東樓賞鑒書畫處也。曲檻長廊。宏梁巨礎。規模軒廠。罕有其倫。堂之東隅。地有巨窖。甃以青磚。局以石戶。嚴關鐵牡。啟之深邃不可測。蓋當日藏弄珍異之所也。或曰其時京攸秉軸。賄賂充斥。有暮夜夤緣者。往往於地中納約。理或然歟。

### 漱玉斷腸詞

漱玉斷腸二詞。獨有千古。而一以桑榆晚景一書致誚。一以柳梢月上。一詞貽譏。後人力辨易安無此事。漱真無此詞。此不過為才人開脫。其實改嫁本非聖賢所禁。生查子一闋。亦未見定是淫奔之詞。此與歐公簞錢一事。今古嘵嘵辨論。殊可不必。不若竹垞翁之直截痛快。曰吾甯不食兩廡豚。不刪風懷二百韻也。

### 背蘇州

杭俗仕女。向梳高髻。近則低鞞。蓋蘇式也。時謂之背蘇州。頗雅而謔。余戲作背蘇州歌云。吳髮且莫唱。越髻且莫謳。四座靜勿譁。我歌背蘇州。蘇州肌理嫩如水。蘇州顏色烘如蓄。相君之背亦風流。時樣妝梳鬪嬌美。靈蛇新式到杭州。日日凝妝上翠樓。明月圓時休正面。嬾雲堆處莫回頭。妝臺軟掠

輕梳罷。留與南朝周昉畫。山眉水眼且休論。霧鬢風鬟已無價。吁嗟乎粉頸香肩骨肉勻。摹來背面果然真。只愁一顧傾城處。仍是西湖畫裏人。

### 拍曲几

盧代山。名錢。唐人。住山兒巷。抱經學士之族也。家藏葡萄藤小几一張。云是洪昉思拍曲几。其指痕猶隱隱焉。余二十年前。曾在外舅黃鐵年先生家。見昉思度曲圖。毛西河高江村諸巨手。俱有題詠。山舟學士為跋識數語。歸于洪氏。今不知尚存否也。昉思先生傳奇。長生殿之外。尚有天涯淚。四嬋娟。青衫溼三種。今其藁猶存黃氏。蓋先生為文僖相國孫壻也。

### 密蓄薇

嫁女送親。所在皆然。廣東順德縣為尤甚。凡來者環立門外。主不迎送。亦不供茶酒。名之曰密蓄薇。其名色甚新。

### 補子

品級補子。定於洪武。行於嘉靖。仍用至今。汪韓門綴學言之詳矣。劉若愚燕史稱宮眷內臣。臘月廿四日祭竈後。穿葫蘆補子。上元燈景補子。五月艾虎毒補子。七夕鵲橋補子。重陽菊花補子。冬至陽生補子。此則在品服之外。隨時戲為之者。至李闖制補服。以雲為品。一品一雲。九品九雲。偽相牛金星所定。真槐國衣冠也。

### 病詩輓聯

周生先生病中嘗語余云。夜來得句頗切近狀。厭聞家事常如客。愛看名山悔不僧。後閱鑑止水齋無此二句。蓋得句而未成篇者。先生歿前三日自撰挽聯云。月白風清其有意。斗量車載已無名。是能了然於去來者矣。

### 荔支

余向慕嶺南荔支之美。戊子二月至廣州。三月至潮陽。其時荔支尚未實也。偶於大令王潛庵先生鼎輔席上談及之。先生曰。子母然。荔支于北不如葡萄。于南不如楊梅。徒浪得虛名耳。余初聞而未信。比還至惠州。舟中啖之。果然。乃知先生之語真定評也。因為詩紀其事。中有句云。滕來西域纔為婢。賣到南村合是奴。

###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五日皆可云端午。不必專指五月矣。蓋端者始也。首也。猶今言初五也。

### 顧受笙

嘉善程上舍亭治困場屋。乾隆辛卯題詩號壁云。油幕輕明不障寒。未灰蠟炬淚難乾。中秋一片團欒月。已在風簷九度看。讀之憮然。人猶無恙也。若我顧受笙表兄。均亦復九度秋闈。道光辛卯八月十五夜。以疾卒于號舍。余作輓聯云。矮屋痛長眠。文戰嘔心。竟爾修文歸地下。良宵驚惡耗。月圓撒手。從今賞月怕秋中。嗚呼傷已。受笙生平專攻制藝。詩亦閒作。沒後二年。余歸自粵。令弟星符以



其遺稿一冊。屬余點定。畧摘一二以存豹斑。勗星符益生兩弟云。憶到從前梅浪遊。韶華渾似水東流。天涯漫怨無青眼。門內將何慰白頭。萬里獨看邊月苦。十年應念舊臺幽。衣單我亦悲秋冷。各有傷心莫倚樓。蓋受笙與星符同母。時萱堂已去世十年。而益生尊人渚茶先生。方謫戍烏魯木齊也。沈摯之語。讀之酸鼻。其他斷句如青浦舟中云。和風皺野水。破網慰斜曛。旅感云。讀史不多休弔古。學詩雖好易傷時。即事云。藏枝小鳥問關語。破浪老漁撥刺鳴。方羹梅太守招賞牡丹。即席用吳毅人祭酒水繪園看牡丹韻。兼懷令兄蓮舫先生宣府云。有酒得依金谷例。看花翻意玉關人。皆可誦也。

### 南梁北孔

曲阜孔谷園先生。繼涑刻玉虹樓鑒真帖數十卷。先生之書。辦香天瓶居士。○高廟東巡。臨書以進。上熟視曰。好像張照。同時梁文山明府。嶽亦學張書。故世有南梁北孔之目。令人以南梁為山舟學士。誤矣。

### 盧溝橋

關之為暴。自古而然。天下之關。以盧溝橋為最。凡入都者。自鉅公大僚。以至商賈百姓。莫不傾筐倒篋。勒索多方。惟鄉會士子。例不稽察。然見行李稍多。亦必索取酒資。至三至再。丙戌會試。余偕黃閣甫。明經同行。大車二輛。早發長新店。比至橋。剛辰巳之交。關上見箱籠稍多。任意討賞。余以問心無愧。聽其嘈雜。再三別賜。贈以青蚨四百片。行進彰義門。已交未正矣。余戲作七古一首。紀其事云。東